



Claudie Gally

[法]克洛蒂·嘉蕾 著
邱瑞奎 译

Les Déferlantes 潮涌

Les
Déferlantes
潮涌

Claudie Gallay

[法]克洛蒂·嘉蕾 著
邱瑞玺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潮涌/(法)嘉蕾著;邱瑞奎译.

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12

ISBN 978-7-5321-4736-6

I. ①潮… II. ①嘉…②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法国-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302452 号

Les Déferlantes

Claudie Gallay

© Rouergue, 2008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-2012-812 号

特约策划:何家炜

责任编辑:刘晶晶

潮涌

[法]克洛蒂·嘉蕾 著

邱瑞奎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 74 号

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3.75 字数 250 千字

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4736-6/I·3696 定价:39.00 元

我第一次见到兰伯特，是在暴风雨的那一天。那时候天是黑的，低低压着，风雨已经在外海猛烈地轰撞。

他到得比我晚一点，一来就坐在露天座，一张迎风的桌子。阳光正面扎着他，他皱起脸，看起来像是在哭。

我看了看他，不是因为他选了那个最差的位置，也不是因为他皱起脸的怪样子，是因为，他抽烟的神情像你，一双迷蒙的眼，大拇指轻轻擦在嘴唇上。两片干涩的嘴唇，说不定比你的还要干。

我猜想他是记者，春分时节的风雨很可以拍些精彩的照片。在防波堤外侧，风在浪里垦着、掘着，阻挡了海中激流，白朗霞海峡来的激流，从极远之处来的黑色水流，从更北边或是从大西洋海底深处来的海水。

茉根从咖啡馆内厅走了出来。她看见兰伯特。

“我看您不是这里的人。”她问他要点什么，顺便带上这么一句。

她的声调有些不快，在坏天气还要伺候客人的时候，她就会有这种声调。

“您专程来看暴风雨吗？”

他摇了摇头。

“那是为了诗人普雷维尔来的？大家来这里都是为了普雷维尔……”

“我想找个地方过夜。”他开了口。

她耸耸肩。

“我们不兼旅馆。”

“我要上哪找？”

“村子里有一间，在教堂对面……要不然就去拉罗克。离海边远一些。我的老板有个朋友，一位爱尔兰太太，她开了一间小旅馆……要不要我把她的电话抄给你？”

他点点头。

“还有餐吗？”

“现在三点……”

“三点怎样！”

“下午三点只有奶油火腿三明治。”

她指了指天空，一排云横陈着往前推来。太阳从云层下端透出几丝光线。然而再过十分钟，天就会像夜一般的昏暗。

“看样子会下倾盆大雨！”她说。

“下就下吧。可以来六个生蚝和一杯葡萄酒吗？”

茉根笑了。兰伯特这家伙算得上帅。她不想轻易由他指使。

“露天座只供饮料的。”

我坐在他的后面隔了两张桌子的位置，喝着黑咖啡。没别的客人了。咖啡馆内厅也是空的。

几棵灰色叶子的小植物，在石头隙缝里扎根，生长。风大的关系，这几棵植物看似在地上爬行。

茉根拿他没辙。

“我得问问老板。”

她在我旁边停下来，涂得红红的指甲在我木桌子边缘敲弹了几下。

“这些人都是为了普雷维尔来的……不然这里有什么好看？”

她往肩后头丢了个眼色，走进内厅。我还以为她不会再出现，但没一会儿见她走出来，托盘上一杯葡萄酒、一小篮面包，还有几个生蚝搁在海草上，全摆到他的面前。

爱尔兰太太的电话也抄来了。

“老板说，生蚝可以，不过室外不铺桌巾……而且要快，不然雨要来了。”

我点了第二杯咖啡。

他喝了酒。杯子歪倒地拿在手中，还用牙齿咬着吃生蚝。

茉根把一张张椅子叠起来，推到墙边，拿了条链子将它们拴起来。她对着我比划手势。

从我这个位置，可以看见整个小港口。“尖爪女郎”也在港边，我们住的地方，茉根和她的哥哥住在一楼，我一个人住楼上。

咖啡馆往前行一百米，只要步过堤岸，在路尽头的那一间房子就是尖爪女郎。它几乎建盖在大海中。四周再无别的建筑物。每当暴风雨一来，只会让它淹大水。这里的人都说，要够疯才会去住那鬼地方。他们为房子取名“尖爪女郎”，因为屋外几棵怪柳的枝梢像爪子，时不时扭搔着窗板。

从前，这里是一家旅馆。

从前，那是多久以前？

七〇年代。

以港口而言，它不算大。一个像世界尽头的地方，零星住了一些人，和少少的几只船。

拉亚格。

在榭堡的西侧。

我总是分不清东侧或西侧。

我在去年的秋天来到这里，和野鹅同时到达，算算至今已经六个多月。我在冈城鸟类保护研究中心上班。我的工作是观察鸟、计算鸟的数量，冬天有两个月我都在研究鸕鶿在严寒时的习性。它们散发的气味，它们的视力……必须连续几个小时待在户外，处在寒风中。春天时，我研究候鸟，我计算鸟蛋和鸟巢的数量。这份工作极其单调，这就是我所

需要的。我也对拉亚格区域鸟类数量减少的原因进行研究。

我的薪水很低。

不过他们提供住宿。

而且，我至今还没见到这里狂烈的暴风雨。

两只大海鸥飞到渔船边嘎嘎大叫，它们伸长了脖子，张开翅膀，整个身体往天空扬起。猛然间，两只鸟却噤了声。积云已经越来越厚重，天空乌沉沉的，然而这时候还不是晚上。

这和晚上的气氛不同。

是一种威胁。

这种威胁使得海鸥静默。

人家警告过我，一到这种时候，千万别待在外面。

那几位渔夫又检查一次系渔船的缆绳，他们全都要走了，陆陆续续的。有几位往我们这边瞟了一眼。

这里都说，海水高涨的时候，男人就会变得强壮。女人都趁这时候紧紧捉着男人不放。不管他走到哪儿，牲畜栏或船舱底部，哪里她都跟到底。他要干嘛也随便他。

风已经在呼号。说不定最猛、最烈的是风，它比浪头更强劲。是风，把人赶回屋子里。

露天座只剩下我们两人各据一张桌子，旁边再没别的人。

兰伯特转过头来。他看我一眼。

“真是鬼天气！”他说。

莱根又走出来问道：“你们好了吗？”

她收走他的盘子、面包，和我的杯子。

老板先前备了木板条，早把门钉牢。

“等一下就会漫天风沙！”他说道。

茉根转过头来看我。

“你还要待着？”

“嗯，再坐两分钟……”

只要可以，我就想留下来。看看，听听，闻一闻。她无所谓地耸耸肩。第一滴雨打在了桌面上。

“走的时候，麻烦把椅子推到墙角。”

我点点头。兰伯特没有搭腔。茉根两手环抱肚子缩着跑回去，从这儿直穿那儿，从咖啡馆到尖爪女郎，一个晃眼她就到了家门前，消失在里面。

奥里涅岛的上方，劈下了第一道闪电，另一道更近一些。大风接着袭来，猛烈冲撞堤岸，第一阵劲风，感觉是要把门撞开了。紧挨着尖爪女郎的库房，麦克斯修船的地方，几块木板正止不住地喀喀晃动。不知哪里的窗板没关好，砰的一声。

海，愈发地顽强坚硬，墨黑一色，仿佛内部怀着某种无可容忍的东西纠成一团。闷沉的呼呼风声里，还夹着浪涛声。一种压迫感越来越强烈。我竖起衣领。我把椅子收拾好。

兰伯特人没有动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。神情安然，事不关己的模样。

“您要走了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暴风雨天的强风如一群地狱受苦的人在狂飙。有人说他们是恶灵倾巢涌入屋里，掠取别人亏欠他们的。别人，也就是那些还活着的——生者。

“星星，有时候看得到吧？”他指指我们头上的天空。

“有时候可以，对。”

“因为在城市再也看不到。”

风刮碎了他的声音。

一种缓慢的声音。

“城市里，有路灯。”他说得更明白。

那包烟还拿在他的手中，他下意识地将它转过来转过去。他的出现，比即刻到来的暴风雨更使人窒息。

“不过机会很小，对吧？”

“什么机会很小？”

他迟疑了几秒钟，大拇指放到嘴唇边。我看着他，他的脸，他的双眼。

还有他刚刚的动作。

“呼”的一声，我听到的时候已经太迟，才来得及往后退一步，有个东西就甩了我一巴掌，啪，红色的阴影倏忽飞过去。我感觉那东西咬了我脸颊一口。是一块铁板子，两个巴掌大的小铁皮。它飞了十几米远，被风掳到地上。风又再次把它刮得更远。我听见海滩上小石砾摩擦挤撞，吱喳吱喳响。简直像牙齿咬了沙。

我拿手一擦。指头沾了血。

“什么机会很小？”我听见自己问第二次，眼睛仍盯着那块铁皮。

他点了根烟。

回道：“星星。”

他又说一遍：“在城市看到星星的机会很小……”

然后指了指我的脸颊，说：“该去护理一下。”

之后，在我的房间里，从窗玻璃上映照的影像中我看见自己的脸，那个小铁皮刚刚留下的红印子。

浮肿的地方热热的。被剥落的铁皮刮伤许有致命的危险。

铁皮，铁锈。

他刚刚提及几次城市。他说：有些地方再也看不到星星。

我在木板地上打赤脚，窗玻璃上有我的指纹，我用仅剩的一点酒精为伤口消毒。

我站在窗前，我的房间窗户正对着浪涛。有一张大床，和一床被。两张凹陷了的沙发。一只纸箱，我的望远镜，马表，还有关于鸟类的书，都在桌上。以及一些精密的区域地图、影印数据和几张对账单。

纸箱里，有好几枝圆珠笔。一本工作日记本。日记本已经用了六个月。我当时不知道自己会在这里待多久。此前，我是亚维农大学生物系教授。我教鸟类学。我和学生们还去过南部卡马尔格观察鸟类，在水中木桩搭建的小木屋里，我们花了好几夜去观察鸟。

在你的事以后，我请了两年假，我以为我会死。后来到了这里。

前一任房客在某天一早，抛下这里的一切离开了。好像是他再也受不了孤独。柜子里有他留下的食物，几盒饼干。罐子里还有糖。也有奶粉，几包棕色的小包速溶咖啡粉。纸箱上印着一棵绿色的树，出自国际公平贸易组织的产品。还有几本书。

一台老收音机。一部电视。没有影像，只有声音。

水槽底下有几瓶酒。很难喝，带有塑料味。我却还是喝了，一个人，在放晴的日子里。

我从这一扇窗，移到另一扇窗。这样的黑沉天空我还没有见过。在陆地这一头，云层在山丘上积成铅色的斗篷。渔船摇晃。兰伯特已经离开桌子了，但仍在堤岸上。拉上了皮夹克，两手放在口袋里。他踱着步。

雨停了，云仍聚拢过来，一成排让人不安的云积在海面上方，时而划出闪电，云层仍在往前推进。雷声隆隆大作。兰伯特往防波堤的方向

走了几步，但风实在太强，使人寸步难行。我抓起我的望远镜，对准他的脸。雨水扑打在他的脸颊。

他在那里逗留了好几分钟。一道闪电划开来，大雨倾注。

堤岸上没别的车了，只有他的停在那儿。尖爪女郎这里也只有我们三个人。

我们三个，和外面他一个。

他站在雨中。

第一道浪扑上了防波堤。随后又是好几道浪，激起轰然巨响。一只鸟，大概是被一阵突袭的强风给用力刮起，撞上我的窗户。一只大海鸥。它紧紧贴着窗，停了几秒钟，眼底带着惊愕，最后风又把它刮走，托起它，远远地将它抛去。

暴风雨登时爆发开来。滔滔不绝的浪头拍打我们这屋子。我把脸贴在了窗上，想看清楚外头。路灯灭了。没有半点光线。在闪电忽亮忽闪的照明下，灯塔四周的礁岩看似迸裂了。从来，我不曾见过这般景象。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更想待在别的地方。

我看了看堤岸那边，兰伯特的车已经不在那里。车子正往村子方向行驶。后车灯渐行渐远。最后消失了。

惊涛骇浪，持续了好几个小时。根本分不清哪里是陆地，哪里是海。尖爪女郎颠簸不定。我不知道是雨击打窗户，还是海浪正猛扑上来。一切让我晕眩，整个胃往上翻。我守在窗边，睫毛贴着窗玻璃，口中呼着热气。我紧紧地攀住墙。

狂风骤雨下，黑色潮水如一具具的身体纠缠在一起。是一堵一堵的水墙在推着，赶着，一波波簇拥着潮水前进，我看着它们到来，恐惧钻入肚腹中。撞击着礁岩的水墙，扑到我的窗口底下随即塌陷下去。

这滔天的海浪，波涛汹涌。

我爱极了波涛。

波涛使我战栗。

天是黑透了。有好几次，我以为风会掀掉屋顶。我听见屋顶下梁木颤裂的声音。

我点了几根蜡烛。烧溶的时候，白色蜡油流滴在木桌上，凝着一层炙热的膜。闪电乍亮的刹那，我看见堤岸淹满了水，仿佛海水覆盖陆地，把一切都吞噬。接着又是好几道的闪电。金属棒一般的闪电。我真以为这会没完没了。

拉斐尔在他的工作室里，就在我房间正下方的大房间里。我们俩之间隔着一层木楼板。我能听见他的动静，也可以看见他，只要我趴在地上，眼睛贴近木板隙缝（就在木板条的中间，地毯的下面），透过那几毫米宽的隙缝看下去。

每个人都在这地方不能住人，它靠海太近。近得几乎住在大海中。

现在是白天吗？还是夜晚？我努力想要入睡。盖着被子太热。掀开被子太冷。闭上眼睛。眼底又浮现那块铁皮。它一闪而来的黑影。我听见兰伯特的声音混在暗夜里，在铁皮那令人不快的摩擦声中。我手上的表喀哩喀啦地响，所有的声音全混在一起。醒来的时候，我满身的汗。

火炉的热气导管从我房间经过，供暖了房间，热气再从屋顶散出去。白铁的导管。热气通过时管子会震动。

拉斐尔走动，仿佛野兽在他的笼子里不安地踱步，他担心他的雕塑作品。都是些石膏、黏土。他常说只要一块玻璃破了，就能让所有的雕塑化为乌有。

他往炉里添满柴火，好像依靠火就能把大海推走。

最后他大叫。

“这房子这么久都撑下来了，这次也能挺过去！”

我把眼睛贴在楼板隙缝上。他把所有枝型大烛台都点上了蜡烛。处处都看到雕像，他的工作室简直是一座教堂了。

就着烛光，我照着脸上的伤口。疤痕的颜色逐渐变暗，接近深紫色。

这里的人也叫我“尖爪女郎”，他们称呼我“后山”，意思是外地来的女人，不是当地土生土长的，他们也这么称呼在我之前住在此地的外地人。在我之后来的也一样。总有“后山”会来。

拉斐尔唤我“公主”。

莉莉叫我“小姐”。

你呢，你说我是“幽冥之女”，这个称呼总挂在你嘴边，你都是这么叫我。你说这是因为我的眼睛，还有在我眼底徘徊不去的什么。

我一只手掌心就着蜡烛取暖，另一只罩住了脸上伤口，我把火柴一根根插上烧溶的蜡油里。

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你。这个空洞洞的感觉把一切都吸走。甚至吸走了时间。吸走你的影像。我没动，两只眼睛注视发锈的窗户，重又插上几根火柴。

蜡烛到最后，简直成了巫毒娃娃似的。

早晨，就着日光，一眼望去仅是死寂一片。雨还下着，风也没停。风从水面掠过，刮起厚厚的水沫，推向更远处。凄冷的水沫。港口的渔船挣扎着不要沉下去。

一辆车子从村子的方向来，然后停住，还没到堤岸便调头转。

落潮转为涨潮，正是大海堆高浪头、卷起浪花的寂静时刻。

我睡着了。经过无数长长的无眠之夜以后，补回几个小时的睡眠。过去的夜。将来的夜。

喝了咖啡，我在柜子里翻翻找找，两只手探着一叠叠过期的《巴黎竞赛画报》，有葛丽丝·凯莉结婚的新闻，还有比利时传奇歌手布莱尔的死讯。一些黑白照片。一些旧报纸。我抹了一手灰尘，挖出了被老鼠啃得只剩破片的纸头。一副鸟的骨架。在一本杂志里，有张黛咪·摩儿的照片。我把照片放在一旁，准备留给拉斐尔。

我还找到两本书，一本十六世纪阿维拉的圣女大德兰的传记，一本犹太女子艾蒂·希尔逊在集中营写的日记。其中有本书里夹着张明信片，是爱德华·霍珀的画：在一家咖啡馆，有个女孩坐在桌子前。绿色的墙壁。我把书放回去，留下明信片。

来到走廊上。北面的墙都潮了，沿着踢脚板渗水，渗到楼梯上。墙上留下白色的印子，是盐分所致。

电源总开关在右侧。墙有翘化的现象。壁纸都掀了起来，整个墙面脱胶，再也黏不住了，看起来就像窗帘一样。走廊上还有几扇门，门后是几间空房间。楼梯的下面，墙上挂着一台老旧的数字转盘电话。电话早没了线路。我们若要打电话，就到堤岸上的公用电话亭，使用电话卡。要不然可以到莉莉家，或是港口的咖啡馆。

拉斐尔说：“紧急时只好跪下来祷告了。”大家一听都笑了。

进门的地方钉着一排信箱，木制的。其中一个写着拉斐尔的名字“雕塑家，拉斐尔·岱玛特”。也有别人的名字，原本用透明胶带贴着小标签，但都脱落了。有一块搪瓷的牌子上写着——“请关门，谢谢！”这是很久以前的东西，在这里还是一家旅馆的时候。

一度它改为带家具出租的雅房。

然而人们都离开了。

写有名字的小标签一直留下来。门上的置物架，有个狗标本高高供

着。那是拉斐尔以前养的狗，叫做第欧根尼，一位希腊哲学家的名字。很久以前的一个夜晚，它好像被暴风雨给吓死了。恐惧在它肚子里翻搅。这种事情偶尔也发生在狗身上。

我脚步谨慎地下楼，一只手紧紧抓着扶手。

拉斐尔站在通道上。他把门稍稍打开，想看看外面，尖爪女郎门外的情况。天太暗，风太强。即使只是瞥一眼院子也办不到。

他重新关上门。

他说，得再等等。

“你那里怎么了？”他看见我的脸颊问起来。

我用手捂着脸。

“被吹来的铁皮刮到……”

“锈铁皮吗？”

“有点锈……”

“消过毒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他一脸愁苦地看着我的伤口。他曾在加尔各答的贫民窟住过两年，有时候他也说起那里的见闻。

“你有没有追打破伤风疫苗？”

“擦过酒精了。”

他不以为然地耸耸肩。

电视开着，茉根在睡觉，她在沙发上蜷成一团，一只手握拳放在嘴巴前。圆圆的臀部，饱满的胸部，像是哥伦比亚雕塑家波特罗的雕塑作品。她养的老鼠窝在旁边，也在睡觉，它缩在她厚厚的肚子凹折里。

拉斐尔走到他妹妹旁边。

“这种天气她竟然睡得着。”

他撩起挡在她脸上的一绺头发，把它轻轻塞到耳后。动作十分温柔。那绺刘海又落了下来。

他转过身。

去准备咖啡。

他动作缓慢。反正他有时间。这里的人都有的是时间。

闻到咖啡香的茉根打了呵欠。她推开被子，眼睛几乎没张开，就拖着步子走到我们这一头。

“早啊，两位。”

一头乱蓬蓬的发，腰间，她过短的裙子挂在太粗的大腿上。她紧紧挨在哥哥身旁。

“昨天晚上有点乒乒乓乓的啊。”她说。

拉斐尔笑了。

“是有一点，没错……”

我看着他们两个。我已经过了四十岁。拉斐尔年纪小我一些。茉根最年轻，七月才满三十岁。她自己说，我是父母晚来得子，这种孩子最幸福！

她喝一口拉斐尔的咖啡。她常常这样做。我跟你在一起时也会这样。以前。在早上。我全身紧紧贴着你。我需要你的体温。然后是你失温发冷，再也撑不下去。

拉斐尔打开门。我们三个人互相看了看，陆续步出门，穿着长筒雨鞋的我们，平安历了险。地上到处是掉落的树枝。几畦深深的水洼。风继续呼号，不过失了劲道。麦克斯的船挺住了，还在原处牢牢地架在库房里，用几块木樨栓住。

我们绕了房子一圈。

来到后院。这一侧靠海。有盐的味道。

我发现了昨夜里撞上我窗户的大海鸥，它的身体扭曲变了形。地上还有几块箍箱的木板条和一些木箱残片。

浪涛平静了下来。海岸线上布满厚厚的、污黄的泡沫渣子，几乎到处都有，一把一把的海藻如长长头发，涌上了岸。

南老太太在防波堤上走，两只手在胸腹上交叠成十字。她到得比谁都早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面向大海，她手里拿着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。她穿着一件暴风雨天才穿的衣服。黑色长衫，厚厚的布料，明白她情况的人说，近距离时可以看见她长衫上用黑线绣的字。那些绣字，说的正是她的故事。

南的故事。

据说她有另一个名字，但那名字随她的家人一起被带走了。她全部的家人都葬身大海。她还留在这里，她相信总有一天，大海会把她的家人还给她。

第一批车子到了。是村里人的车。一个渔夫说，一艘走北方航线的货轮载的木板落了海，全被风刮到我们这边来。这个消息很快传开。一辆拖吊车停在路边，尽可能靠近沙滩。还有几辆小货车。麦克斯也到了。他和我们每个人拥抱，因为他的渔船竟然安好无事，他站在几个村民旁边，等着打捞上岸的木板，两手插在口袋里，宽大的蓝色卡其外套拢着他有些失魂的身体。

村民三三两两地在交谈，但是目光不离大海。我盯着大家注目的地方。光线扎得我睁不开眼。从前，我住在南方。充满光的南方。我的眼睛过蓝。我的皮肤太白。常常，我感到灼烫，即使是在冬天。

我依然感到灼烫。每个人都有这样炙渴的灼烫。只是原因不同。